

長治縣志卷之三

志二

建置志

城池
鋪遞

公署
市集

倉廩
坊表

營汎

城池

附鎮堡

府城漢壺關縣故址也東漢之末爲上黨郡治其後郡徙不一而縣如故後魏時郡縣並徙隋開皇初修復之卽今子城也又展而南爲大城歷代因之

潞志拾遺明洪武六年正月甲午延安侯唐勝宗奏築潞州城周五千七百七十四丈一夫築城二十寸合用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人許之

注云見藩定王學鳩篇潞志盛稱州守周公吳之功吳乃包砌州城非創始州城者也志言郡城創始舊志莫考又懸斷以爲隋築豈知秦漢以來治無定所潞州築城實自洪武始乎定王學富古今本州故事尤所留意

幸而此書猶在足
破千古之惑也

門四上各有樓東曰潞陽南曰德化

國朝繆

西曰威遠北曰保寧西北隅樓二曰看花

暉吉浪陶沙

何處惹人憐春色娟妍

飛龍宮闕憶當年勝有花香還

紅觀朝煙

一種更淒然燕語簾前蜘蛛網

月影不啻秋千

又怕人知簾捲翠雲低眴眼

嬌姿繁華強半付鶯啼怪煞甘泉池畔水流盡胭脂雨

看花尤高相傳唐明皇爲別駕時常游覽焉西南有子

子樓舊有門通長子縣稍東有八義樓舊有門通八美

鎮明洪武間指揮張懷執發四門各建小月城築敵臺

八

明瀋藩朱銓錄記城隍之制自古有之其城之崇卑

要皆保障生民用備不虞其義一也然城非門不通往來門非樓不聳壯觀此又制之不可缺者也潞之城其

前不可攷自唐之元宗宋之徽宗皆嘗宦守於此至今亦八百餘年矣且聞耆老相傳是城凡拓者三故城中四門直徑六里周圍凡二十四里城既寬廣樓亦高大前守上守禦之臣小損壞不即修葺及大崩圯豈易修葺哉故四門樓角樓惟南門爲甚焉梁柱傾欹瓦甓墜落榱桷腐朽仰視之若巖牆然若是者又十有餘年弘治庚戌大守彭城馬轍來守潞而目其圯剝久存於心值歲大祲民力彫殘欲舉大作而志疑邇來數歲頗豐民亦小康一日潞州衛指揮使甫至相與謀議且致勸焉事不可已時不可失又遇明府大過人之才去時失事後悔奚及固然之請聞於都撫憲巡按繡衣咸如其請仍令軍衛有司三七分工故南門正樓東北角樓分有司東南角樓分軍衛正樓泊月城樓俱撤舊而鼎新之東北角樓燬於正統間鞠爲平垣今則重建焉周城之陴甃渡隍之鉅橋闌楯亦修葺之爰命醫官李嶠陰陽生張昌董治其事諸匠用州之部民人役用里甲之輪次財用勸助於義官食給支用賑濟材木市於遠近宿林瓦甓陶於城垣之隙地由其處置區畫有方故致其成功亦易就肇工於宏治丁巳九月落成於戊午四

月指揮使□王顧功大而成速乃求文記其事勅石以勵將來者予因嘆曰物之興廢有時而天子成就有數據是樓建於洪武庚戌至宏治庚戌歷百二十年遇太守馬墩而重建焉其前無人乎其後無人乎其天必待大有才力者使之成厥事以應其時而符其數乎用爲記宏治十一年戊午夏月初吉嘉靖七年

知州周昊請發公帑甃以甃石

吳志指揮張懷甃贊四門各建小月城猶屬土

城最易崩頽四面興役三時告成計周二十四里高三丈五

尺厚二丈增修城樓置敵樓三十七窩鋪一百二十一

隆慶時知縣熊鑑修濬城隍四周俱疏掘及泉深四丈

澗如之

吳志隆慶初石州逢變閻省修浚城隍而澗之四周俱及泉深四丈澗如之其流潺湲有聲會

於西水洞流入黑河水兩岸栽植楊柳森密布南城隍菰蒲藻荇掩映水湄古稱金湯未必是過其後泉既壅淤不流而樹復斫伐殆盡非復當時景象矣今東南城隍內水泉湧出稍加疏濬便復舊景所望後之君子

國

朝順治九年西門樓燬於火

吳志西城西樓貯藥爲雷火劈去

知縣王

功成重修康熙九年霪雨垣圯知縣姜愷加修

吳志康熙三十五年知縣趙昶重修

乾隆三十一年因牆垣垛口

傾頽知府張淑渠詳請動帑重修於乾隆三十二年工

竣據壞歲久淤壅丁亥八月長治知縣馮珽鳩工浚濠

周三千一百九十七丈挑濶二丈深如之次年二月工

竣至今西南城濠經年有水壯麗完固屹然保障矣

府志

吳志四城原額垛口計四千七八十
國朝屢奉文砌塞今止存六百四十六現窩鋪四百

四十九座敵臺四十八座炮樓十二座南北穿城七里東西穿城五里康熙九年霪雨連綿牆垣倒壞知縣姜

恤捐俸繕修復稱堅壘近經百年牆垣塗口傾頽復甚
現經估修馮誕濬濠碑記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湖
之喉崇墉屹立式整以鉅市井都壯民物浩殷復有名
山勝水相與環拱瀝澗於巨墟雄鎮之間粵稽歷代實

號繁區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念各省城垣歲久

不無傾圯命封疆大臣董正羣吏弗惜重帑以次繕完

致郡城圍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經始於丙戌

五月告成於丁亥二月用夫五萬一千八百有奇費帑

九千八百八十有奇而大功克竣前尹吳君身任綜理

而規爲擘畫郡伯張公實多指授焉余於丁亥初秋承

之茲邑見雉堞雲連譙閣日麗屏藩聿固局度維新領

百堵已整而長隍尙湮夙夜在公匪異人任矧茲盛舉

可勿圖終謹按郡城河水四周會西水洞流入黑水河

城東逼處山麓每雨集澗水競池土性少疏渠多激齧

城西地勢卑下全流奔匯急且善溢前人建石牴内外

有級備宣洩也我邑民諳謹成風遇公踴躍欣感遭際

不寡以定丈尺不令一絲一粟徵自閭閻鳩工集事衆作

不興負畚荷鋤弗煩鼙鼓宇剪翦夷鏡破碗襟帶則

遭平通一律深可二丈濶如之是役也時當農隙民忘

其勞天宇開除造化効美池以護城城以衛民金湯永固務盡土宜嗣是而芡藕取利桑柘成陰百姓亦曰小補至昔人曾因芳藻之交遂綴亭臺之景以爲遊覽之地余獨無取焉

舊志城東居山麓雨集澗水奔流東門外由城隍環遶西出土性亦疏緩善崩潰齧城渠先年藩府修建石牐未幾牐崩潰及官道郡守蜀渝李公重修乾隆九年李公復自問水橋迤邐而東一帶砌石岸疏濬水泉栽植楊柳景象煥然一新迄今漸圯

西城於地最下郡水奔赴於隍爲匯歸之處潦則善溢太守陳公儒建石牐內外有級備蓄潦之宜題曰問水後郡守淮陽邱公重修

藩藩廢城在郡城中稍西明初爲衛治實唐宋以來節度署也永樂中建藩嘉靖初憲王用磚石包砌前爲端禮門後爲廣智門左右及四隅皆有樓樓各飛以碧琉璃城圍三里高二丈五尺今樓門及磚石俱廢止存土垣

吳志

太義鎮在縣南六十里乾隆二十七年潞安同知自府城移駐之

西火鎮在縣南八十里舊設巡檢司今駐縣丞北董堡在城東南十里順治二年里人王好成等建南門樓丙申李呈秀等建東門樓李名棟等建西門樓庠

生侯養素王維翰建北門樓康熙三年知縣于公允重

建李中白作記

記云郡城東南數里曰北董鎮鎮有土城圍四里高一丈八尺池深淺不一門

四建立之始莫可考矣閱誌嘉靖初有青羊變並門額所記年號相孚設防禦患或其時也明季流寇之亂郡守焦公治督令修葺然亦倉惶補飾已耳後漸坍圯四門樓僅存數椽爲下流賭飲之區無一可觀者矣順治二年間居民王好成等贊砌南門樓而奉關夫子於其上歲丙申先嚴見東門樓傾頽尤甚慨然以重修爲已任捐金首倡倩庠生王君維翰鳩工擴其故址以高大爲期厥基旣聳而先嚴未及觀成卽於是年五月見背余承先志悉出奠賻之資以終其事門樓三間祀文昌帝君春秋不輟約費七百餘金而官紳士庶捐助者二百有奇耳西社李名棟等從風募化將西門樓革故維新制倣東門而益以兩廂各二間北門樓有庠生侯君養素王君維翰鳩衆補葺上祀王帝三官祝昔之摧崩而風雨不蔽者亦相去遠矣四門漸次就理而周圍堡墻頽壞日甚上下通行無路內外出人相通雖修理之檄每下不獨士人視爲虛文卽當事者亦目爲故事上

下因循匪伊朝夕欲其重新版築而屹然可恃以無恐者爲極難耳康熙癸卯春余告病歸里是年冬有修理城垣之令其不以泛常視之者蓋亦鮮矣幸我邑侯容駟于公實心實政無事不爲地方圖久遠而保障之計尤加重焉雖小民難於慮始不無阻撓紛更之議公力破積習務必有成余因得布賢侯之德意合梓里之人情從公分派議以三等九則堡內居民七百家有奇擇其少有力者闡定丈尺不過二百餘家其貧苦無依輩酌量助工而已並督四門外補空障缺築登削憑有百堵皆興鑿鼓弗勝之勢誠前此所未有也工始於康熙三年二月成於本年十月數月經營城築矣泄鑿矣舉數十年之敗壁頽垣而煥焉改觀莫不樂利興歌舞方知我公加意地方遺愛無窮寧獨甘棠蔽芾而已哉語云樂於觀成洵不誣耳有北門樓規模卑狹尚未足表方位而肅觀瞻也又爲之充基峻臺冠以重閣三間上圍木檻可供遊覽五龍山色百穀嵐光皆在指顧間上奉於西門樓匪敢曰神之格思庶幾各得其所也乎因風鑑者說堡東南角宜建奎光神樓爰於六年夏秋間迄玉帝下爲鄉社會聚之所起工於四年八月至五年十月而始竣巍峩壯麗亦可稱本鎮偉觀而移大士三官鑑者說堡東南角宜建奎光神樓爰於六年夏秋間迄

材飭工設處公費以率事焉嗚呼地方興廢固各有時而地以人靈人因地著斯役也非我邑侯于公善政善教不及此而凡居斯土者覩緝垣之利思公之德澤於不衰誰謂沒世能忘耶但天下事成之固難而守之亦計守望相助衆志成城勿委爲鄉保之責而坐視崩頽勿偏遺孤獨之勞而自耽逸樂圮者補之隙者塞之使永久可恃爲防患禦災之地顧不休歟先此各督工姓名載前面堡牆係闔鎮均工惟改造北門樓暨東南角櫓始終董率以底其績者乃蘇仕臣郭希臯例得附書

蘇店堡在城南十五里觀政司通政使申宏謨記郡城南村落如織二十里內有土堡者三曰北董鎮曰南董鎮曰蘇店鎮吾里則蘇店鎮也舊稱內董或曰中董規模稍大於兩鎮也其創建莫可考聞之父老大略因青羊之變創修之以犄角郡城而保障一方者堡之所係顧不重歟殆承平日久風雨傾觸任其塌毀曾未有爲曲突徙薪之說思患預防者明崇禎八年流氛逼臨巡臺王公肇生備修各鎮其時居民有恃無恐而盜跡不敢憑陵近城下王午歲叛兵猝乘後繼以鼎革清興六年復有雲中之變人民蕭

條生業無出頗然一片土高者傾卑者平指顧而城覆於隍矣當事者亦無有過而問者吾邑侯子父母容駟者仰其保障望吾鎮而傷傾圮者屢矣每於因公入室之際進余而告曰三鎮垣堡爲郡城犄角且底本城生靈于餘家獨不可以修廢舉墜乎余曰民寡財盡目前此長吏未有修復之令固不敢無戎而城也侯曰避禍亂者防於未然綢繆牖戶姬公所以避陰雨也百姓雖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旣爲一方謀保障獨不可因民之利而利之乎於是悉召父老而謀之曰汝地之經奔竄者數矣鳥驚獸駭者是乎抑聚廬守望者安乎樓季乘之而卽上者堅乎抑司寤守之而可憑者逸乎勤爾八旬數日之鑿築者勞乎抑百年可以鞏固桑者樂乎修城復濠此其時矣且若等蘇店舊垣舊濠犁然見在也止缺者補之耳非有揆天相地之勞九仞一簣之難也盍往治之而父老莫不唯唯於是滌場驗其工力之完虧而又慮各社居民多寡以不一致不均也又爲哀後南社之多益大北社之寡至今東場

七十餘家南社之二十餘家來附益北社水西門外之二十餘家附益大西門社始無相懸之嘆又爲之設夜巡時鈴柝而士民之居其地者如居封城重鎮夫民始亦勞之不無難始之慮及居處晏如夜無犬吠之驚始嘆吾侯愛民之心如此其摯衛民之念如此其殷也昔者垣墉未飭不特乘墉伏莽者可虞卽風聲鹤唳皆令人惴惴終夜不安而今何如也父老子弟於侯無不思戶而祝之者乃囑宏謨而記之某乃舉酒而贊言曰天下事非經營禍患爲足憂而安養無事之可畏顧此村疃之中千家相聚屢遭搶攘矣設前此有爲我繕堡牆講備圉者則我輩可資捍禦不致遭殺傷焚劫流離轉徙至於如此之極也且吾侯之德澤不止於我一村一聚而究之不遺於我一村一聚他如請編審平稅歛興學校修城垣除行五里馬改緝離貶解逃人苟無變亂其法者雖百年可以久安而其及於我特侯之餘也掘井逢泉而曰水端在是豈理也哉咸稽首曰然乃記之工以康熙二年冬起至康熙三年秋而成侯姓于諱公允字容馳湖廣長沙府之善化人由己卯副榜厯任三載今考績居晉之第一例得顯擢云

南董堡在城南二十里

關村堡在城北十里

公署

府署在城西北隅子城內橫岡上創自隋開皇初唐明

皇爲別駕時更崇飾之金元之際燬於兵明洪武初知

州黃黼重修

按職官作潘黼

嘉靖年改爲府署仍舊前有坊曰

古上黨郡堂後曰補過東有軒曰委蛇西有堂曰青蔭

廡後有堂卽唐明皇所建德風亭也多有宋元以來名

公諸刻

府志明唐龍記潞安府者改潞州而爲府也民

用又焉境用嚴焉巡按御史姜子潤身行郡至

於斯日潞其治矣紀治以文而不可以已也乃以屬諸不敏惟潞古上黨郡也距百餘里則青羊山拔而峙焉

中多沃土蔚林農稼樵芻托之而處但强悍亦每竊伏
懲特險阻叢懸犯禁聚則攘臂以剽鄉村散則影匿罔
父捕逮嘉靖戊子守臣陳其罪狀加之以兵多所失至
合三路之師然後底平之績奏焉皇上以德化民聿務
安輯於是命兵科都給事中今升大宗伯夏公言勘處
其事公祇奉德意其至也取各功若罪而甄別之尤是
否是度曰潞地勝可府青羊人野可縣府與縣相維而
糾以兵備重臣斯盜賊解其姦而無或後虞也遂疏以
請詔稱可錫府名以潞安內附以長治縣青羊置縣日
平順兵備涖府若縣以按察司副使領其職是皆安之
而已夫非平盜之難而無以安之之爲患潞之盜擊平
之矣而青羊阻自若也玉峽虹梯猶矗矗也然嵒險結
則獮戾生洞穴盤則逃亡集兵散斯玩玩斯萌萌斯滋
茲斯擾而其憂豈遂已耶於是控之以府以厚專城之
托厥秩重矣臨之以縣以廣親民之任厥勢近矣秩重
則易馭勢近則易結而又又有專道之使修軍防焉明法
執輓焉布戒令焉狗彘之徒其姦自無所蔽而或有矯法
者禁則止縛則至麾則散折筆制之而有餘矣而又何
益之憂昔漢渤海歲多盜乃選二千石以治之刀劍頓
息而教化行是故今日急急於郡邑而增設之也而被

是選者果能奉職循理不驅民於飢寒而惟務厚其本業以足其衣食則人知榮辱雖賞之使竊報然而不從焉此則安之之本也惟良有司盍慎求之

張仲賢記

天下之事利於目前者未爲利而利於久遠者始爲利

目前之利救弊之爲也久遠之利善後之圖也救弊者

事或易成善後者其功難泯是固委任才力之致然非

苟且僥倖之可及者且天之生物各具所利而人每欲

各利其利此其情也然皆不能如其利焉其勢則有然

者是必待人而始遂也利必待人而興亦必得人而久

久於其利者是爲久於其道者也故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其必守常

而能知變量勢而能度時識物理之宜得事機之會斯

可以久利於民而爲利之大也潞爲州治舊矣地險而

民悍物饒而俗強距省五百餘里民悍乘險則志恃而

易馳物饒俗強則人梗而難化加以人事之乖舛青羊

之盜勢使之也鬪然群起操梃爲兵據險爲穴出沒爲

害連及旁郡有司旋視不可撲滅動兵兩省至來王師

渠黨雖勤絕而費亦不貲矣事平皇上軫念民瘼爰命

今大宗伯夏公來撫勘經略時爲兵科都給事中攬轡

入境民隱宛然指顧中矣至則別白其功罪酌量其賞

罰貧者有賑傷者有恤民心大悅境內以和公乃屬其官僚耆老詢其盜之所招若曰弭盜固一時之利曷保其常利乎夫民御失其道則乖遠其法則玩額茲強郡立制雖州則權輕而難於息強去省維遠則民乖而易於失衡無督乎民之窮且盜也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爲縣相地攸宜立玉峽虹梯關者二花園口魯般壁窯
臘等堡者三礮溪峯玉斗崖白雲谷巡檢司三青羊則開設儒學附郭則併於府校郡制既崇須兵鎮重必得憲職嚴督武備掣閩本郡民壯用振軍爲計度改作工料之需咸仍其舊而就其有不更張不重出以事勞繁亦因其利而利之也崇制足以服强悍武威足以消姦揆擬咸備議定疏請皇上嘉允親灑宸翰錫名府曰潞安縣附郭曰長治青羊曰平順悉如所擬張官團兵山右屹然增一大郡民庶安業土習絃誦風俗不變盜難復作僉曰是舉也得通變利民之宜合天地恆久之道其利大矣仰戴聖明及遠之仁繙維夏公經理之勛吾民固有不能忘者請書之石以垂長永然春秋之法凡大典作有益於人國者則書惟茲大事信宜書之以告